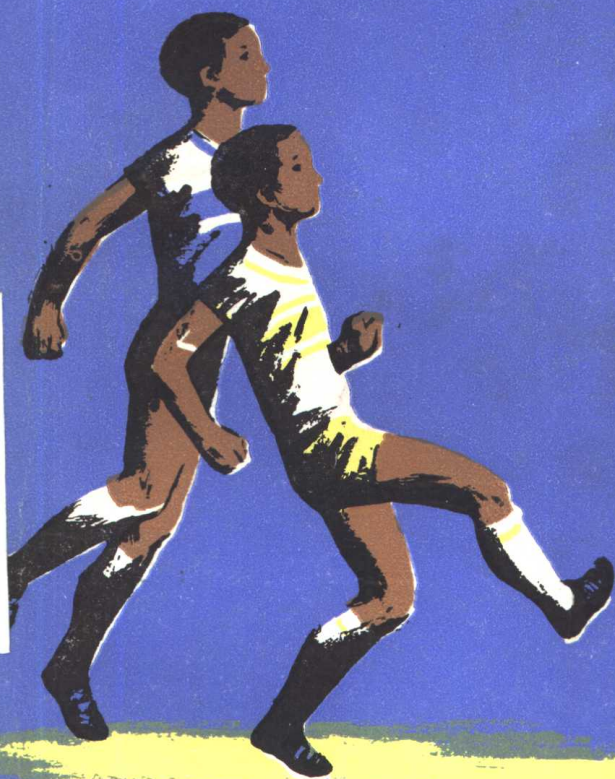


铁脚中锋

乐汉星





铁脚中锋

乐汉星

封面、插图：姜 陆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铁脚中锋

乐汉星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75印张 122千字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定价0.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少年足球运动员成长的小说。

初中学生姜炳华是个小足球迷。他在课余时间组织了一个广场足球队，同小伙伴们踢得热火朝天。献身体育事业、富有经验的省体校徐教练看中了他，推荐他入体校参加专门训练。训练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真正苦的是他陷入了骄傲自满的泥坑不能自拔。然而，从徐教练到广场队的小伙伴们都向他伸出了无比热情的手，姜炳华终于醒悟，懂得了个人的成就离不开集体，迅速成长起来。在一次同外国少年足球队的比赛中，他初露锋芒，表演了精彩的球艺，被誉为“铁脚中锋”。

目 次

广场上的“赤脚中锋”	1
徐教练登门考查	18
邮递员送来好消息	34
足球班的第一课	45
“四肢发达，大脑平滑”	55
广场队也要起飞	73
雨中训练 27 分钟	84
写封信反映反映	97
大白兔糖东蹦西跳	106
“我不是来坐冷板凳（凳）的！”	117
清水鼻涕流啊流	130
电影里的慢镜头	150
不可虚度年华	162
四个小手指头勾在一起	175
绿茵场上的“铁脚中锋”	184
尾声	205

广场上的“赤脚中锋”

斜阳照着城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广场四周，雄伟壮丽的建筑物鳞次栉比。从十八层楼的红旗大厦顶上悬下两条巨大的直幅标语：“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红布白字，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醒目。广场西南角的水泥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紧张激烈的少年足球邀请赛。二十几个穿着各式各样汗背心、短裤衩的少年，紧盯着球皮已经毛毛糙糙的足球，潮水般地涌来涌去，没有阵式，不见章法，完全是“野路子”，然而，个个都象小老虎似的，积极主动，勇猛顽强，竟也好球时现，险象环生，吸引了不少过路人。

嘭的一声，足球呈抛物线射向高远的秋空，到了顶点又加速落下。球儿还不曾着地，少年们一哄而上，奋勇争夺。一个穿蓝背心的跳起来用头去顶，球儿却擦着他的后脑勺弹到另一个少年的胸脯上。第三个少年气势汹汹地飞起一脚，可惜踢了个空，差点儿仰脸跌倒在地上。他们乱作一团，你抢我夺，球儿在他们的脚下东碰西撞……

站着观战的过路人，发出阵阵赞赏的笑声。

广场队队长、中锋姜炳华趁势左脚一钩，夺得了刚弹起

的皮球，返身朝对方禁区扑去。益南队后卫赵士康见势不妙，赶紧上前阻拦。姜炳华见赵士康两脚岔开，挡在前面，就轻巧地脚尖一拨，球儿从赵士康的胯下穿过。姜炳华抿嘴一笑，迅速绕过对方，带着球继续挺进。“哈哈！”这个机智而幼稚的过人动作，招来了观众一阵欢呼。赵士康却感到受了戏弄，恼羞成怒，忿然转身紧追。他好象被地上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脚步踉跄，跌撞在姜炳华身上。姜炳华觉得腰部象被猛击了一拳，隐隐作痛。“打人！”他念头一闪，随即举起双手，示意裁判；对方有意打人犯规。可是裁判没有看见赵士康这个隐蔽的小动作，不理解姜炳华举手的意思，当然也不鸣笛叫停。赵士康嘴角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乘机去抢姜炳华脚下的足球。姜炳华连忙横传一脚，把球踢给正在向前跑动的孙宗明；他自己却象离弦的箭，插进对方门区。他右手一挥，大声吼叫：“我在这里！”话音未落，皮球已飞到他的脚下。“不好！”益南队队长陈子松急叫一声，飞速奔来拦截。姜炳华敏捷地从陈子松脚背上跳过，单枪匹马地闯入益南队门区，来到用两堆砖头摆成的球门口。

益南队守门员睁大眼睛，牢牢盯住姜炳华脚下的球。他上身前倾，双手作出抱球的姿势，两脚灵活地左右移位，准备扑接来球。

看球的观众们顿时激动起来，兴奋地喊道：“好球！射门！”

姜炳华斜眼一瞄球门，飞起左腿，嘭地一脚！啊呀，球儿偏了方向，竟离球门半米多远，直楞楞地飞出界外。

“唉——”广场上一片惋惜的声音。

眼见球儿出界，姜炳华懊丧地猛一跺脚，却觉得脚趾头有点异样。他低下头一看：左脚的球鞋破了一个洞，沾满污泥的大脚趾头大胆地钻出鞋面，似乎想窥探一下，刚才那只球究竟进了没有。

“都怪你！”姜炳华一跺脚，埋怨说。大脚趾头马上知趣地缩了回去，鞋面上显出一个破洞。姜炳华走到球场边沿，用右脚尖踩下左脚鞋跟，喊道：“弟弟，接住！”他左脚一扬，球鞋唰地飞出。

姜炳英曲膝坐在场外的水泥地上，膝盖上靠着一块立在地上的黑板。他已经注意到哥哥的举动，听得喊声，双手一举，当空逮住了飞来的球鞋。

姜炳华正要脱掉右脚的球鞋，猛听得弟弟喊道：“球来了！哥哥。”他倏地转身，两眼一扫，冲过去抢夺陈子松带着的球。两人互不示弱，扭在一起，激烈争夺。球儿在三只穿球鞋的脚和一只赤脚之间滚来滚去。

观众们兴趣盎然地哈哈大笑。

人群里，有个脸色黝黑、身材魁伟的中年人，右手摸着刮得青光光的下巴，赞赏地说：“哈，这小家伙有股拚劲！”

姜炳华终于抢得了球，斜传给孙宗明。谁知孙宗明一个疏忽，没接住，球从他脚下漏出，被对方赵士康截去了。孙宗明叫声“啊呀”，拚命去抢。姜炳华抢先一步，已经冲到赵士康面前，左脚伸向足球。赵士康知道姜炳华厉害，不敢纠缠，一脚地滚球踢给了陈子松。姜炳华又连忙扑向陈子松，力图阻止他进攻。陈子松抓住良机，快速切进，突前数步，举脚射门。广场队门将朱小虎鱼跃扑出，唉，慢了几

秒钟，球离他手指尖一寸远，从两堆红砖头中间穿过了。

“好球！”人们响亮地喝彩。几个素不相识的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着这只球的得失。

孙宗明见姜炳华虎着脸，瞪着眼，怒气冲天，便结结巴巴地说：“这球，我……”

姜炳华大声训斥：“你是个破漏斗！”

姜炳英无精打采地翻过小黑板，用粘满粉笔灰的手指头擦去上面的“2”字，很不情愿地写上个“3”字。写毕，抬头，看见哥哥气呼呼地站在前面，又把小黑板翻转过去，给他看。

泛白的小黑板上写着：益南队3；广场队1。

姜炳华瞅着这两个刺目的数字，发狠地说：“不扳回来，我不姓姜！”他脱掉右脚的球鞋，赤着双脚奔向中场。

中年人大吃一惊：“赤脚踢球，在水泥地上？”

他旁边一位童颜银须的老人侧脸瞧他一眼，搭话说：“这个孩子老是赤脚，人称‘赤脚中锋’，是人民广场的著名人物哩。”

“老人家认识这孩子？”中年人问道。

老人的细长手指轻捋银须，兴致勃勃地说：“熟悉得很哩。我就住在广场附近，天天早晨爱上这里来散散步，打打拳。每逢星期日，除了下大雨，总看见这孩子带了一帮子小兄弟来踢球。有时自己训练，有时约人家比赛，不到天黑不离开广场。这孩子脾性倔，有一次，他的脚被地上的碎玻璃划破，流了不少血，可他没事一般，用巴掌抹掉血迹，贴上松筋膏，照样满场飞。这孩子爱用左脚踢球，脚头也硬……”

老人突然不说了，布满鱼尾纹的眼睛盯着什么看。

中年人也转过脸，朝场子里看去。

姜炳华和陈子松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着，追赶前面飞速滚动的足球。陈子松抢先半步，得球，沿边线切入广场队场地。姜炳华紧紧咬住不放，突然倒地铲球。陈子松吓了一跳，闪到旁边。姜炳华敏捷地翻身跳起，夺得球，转身朝益南队大门冲去。

一双赤脚板啪啪啪的打在水泥地上，带着球快速推进。

一双穿球鞋的脚迎上堵截。

脚趾头啄一下皮球，皮球飞快地朝前滚去；一双赤脚紧紧地跟着。

一只穿球鞋的脚横伸过来阻扰。

赤脚板噌地跳跃而过，坚定地带球切进。

观众们兴奋了，很有节奏地喊着：“加油！加油！加油！”

姜炳华连过三人，甩掉对方的后卫，带着球出现在益南队的大门前。

中年人注视着姜炳华的一举一动，深深地被他那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所激动，不禁喊道：“沉住气——打门！”

姜炳华咬住下唇，左脚奋力横扫。球儿拔地而起，旋转着，飘忽着，颤悠悠地飞向球门。

益南队守门员早有防备，认准球儿飞来的方向，跳起扑接，眼看就要捧住皮球了，“啊——咦！”球儿突然拐弯转向，成弧线飘进球门。守门员目瞪口呆。

“好球！”广场上空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吼声。

老人大为惊愕：“这啥子球？会拐弯，会旋转！”

“弧线球。”中年人欣喜地说。“想不到小家伙还有这么一招。”

这时候，姜炳英迅速擦去小黑板上那个倒霉的“1”字，有力地写上个昂首挺胸的“2”字。他自言自语地说：“等会儿，再写3，4，5……写得大大的，给他们看！”

姜炳华精神振奋地奔回自己的场地，拥抱前来祝贺的孙宗明他们。他晃晃拳头，鼓励说：“好好踢，赢他们，一定要赢他们。”

中点开球，比赛继续进行。

姜炳华得球，勇往直前，冲向益南队禁区。到了球门口，正要举脚叩门，突然哨声长鸣，裁判员做个手势：比赛时间到了。姜炳华赌气地狠踢一脚，射中对方球门。益南队守门员任凭皮球穿越大门，兴奋地跳着欢呼：“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陈子松和赵士康热烈拥抱。赵士康一用劲，竟把陈子松抱离地面。陈子松捶一拳赵士康肌肉结实的胸脯：“我们赢了！”赵士康放下陈子松，也在他胸上打一拳：“3比2！”

姜炳华见了，感到特别扎眼。

他赤着脚走到陈子松面前，挑战地说：“有种再比一场吗？”

“做啥？”陈子松一下子不理解他的意思。

“我们肯定赢你们。”姜炳华很自信地说。

“哈哈！”陈子松纵声大笑。“你看看黑板上的记分——”他朝原来竖小黑板的地方望去，不见了，却发现姜炳英拎着

小黑板站在姜炳华的身边。他伸手去翻看小黑板。

姜炳华故意把黑板凑到他的眼皮底下：黑板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了。

“不用看，我知道。”赵士康右手伸直三个指头，左手竖起两个指头，怪声怪气地说：“3比2，不多不少，净赢一球。嘻嘻！”

姜炳华说：“刚才，要不是时间到了，我那只球准进。”

“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进。”陈子松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事实总是事实，你们输了。”

赵士康说：“不服贴，下次假日再比。”

姜炳华插嘴：“现在就比嘛。”

赵士康故意打哈欠：“啊——我累死了。”

陈子松随口说了一句：“以后再约嘛。反正你也知道，我们住在益南新村。”

姜炳华认真地说：“好，到时候我去找你们。”

陈子松回转身，对伙伴们说：“兄弟们，怎么样？我们走吧。”

益南队队员稍作整理，有的肩上搭着汗衫，有的手里拎着裤子，谈笑风生，轻松地走了。

姜炳华瞪着眼瞧着他们洋洋得意的模样，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陈子松回过头来，招招手：“后会有期。”

赵士康嘲笑：“练好了再来比吧！否则又是个3比2，多丢脸。”他两个手指塞进嘴巴，吹了个尖厉的唿哨。

姜炳华对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说：“不要得意，你们

输的日子在后面哩！”

“呸！有啥稀奇。”姜炳英往水泥地上啐了一口口水。

姜炳华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伙伴；姜炳英拎着小黑板，耷拉着脑袋，跟在哥哥后面。他们活象两只斗败的小公鸡。

孙宗明用团成一团的蓝色汗背心，揩着细长的脖子和隐约看得出肋骨的胸脯，嘴巴咕噜着：“我真搞不懂，两只手捧个球也捧不住，看着它滚进球门去。出奇！”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埋怨朱小虎没守住大门，连丢三城。

朱小虎听了当然不服，反唇相讥：“有啥奇怪的，球是从‘破漏斗’里漏进去的。”

炮仗性子的孙宗明，一点就着。他一下子蹦到朱小虎面前：“你也敢说我是破……破……”他不好意思说下去。

朱小虎毫不示弱，也冲前一步：“我怎么不敢说？！”

“你自己守不住大门，还怪别人？”

“你这个中卫摆样子的？”

“就算我漏了一球，那还有两球怎么说？”

“你漏一次还不够啊！你打算漏多少？”

两个人说着就吵起来了，其他队员劝也劝不住。

姜炳华心里已经很不舒畅，见队员争吵斗嘴更是火上加油：“吵什么？谁有劲球场上多用点！”

说也奇怪，听见队长这么一吆喝，孙宗明和朱小虎顿时都不敢吭声了。

失败的情绪笼罩着广场队队员的心头，他们闷闷不乐，一副吃败仗的狼狈相。

孙宗明使劲地用蓝背心揩头颈，揩胸脯，揩脊背，好象有什么委屈似的。过了一会，他实在忍不住了，叫一声：“姜炳华。”

“啥？”姜炳华脱下汗背心擦身。

“益南赢得不稀奇，裁判帮他们忙的。”

“唔？”姜炳华注意听着，“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赵士康开你‘凿子’，打人犯规，裁判为啥不吹？不是帮忙吗！”孙宗明情绪激动地说。

“裁判没有看见。”姜炳华不以为然地说，“他‘开凿子’，我照样踢球。只恨自己不争气，没能赢他们。”

孙宗明说：“你满可以还他一记，让他也尝尝‘凿子’的味道。”

姜炳华说：“还他一记算有本领啦？把球送进他们的大门才是真功夫哩。”他恨不得揍自己几拳。

“你还他一记，他再给你一下，不就打起来啦！”朱小虎很懂道理地说，“我们是比球，不是打架。”

“就你风格高！”孙宗明的火气还不曾消。

姜炳华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扳着脚趾头察看：大脚趾头擦破了皮，渗出殷红的血来。

姜炳华见哥哥脚趾出血，连忙放下小黑板，从绿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松筋膏，递给哥哥：“喏。”

姜炳华接过松筋膏，正想贴在渗血的部位，一眼瞥见身边那双破球鞋。他拿起那只破鞋，翻来转去地看，又用手伸进鞋膛，从破洞里竖出食指来：“又要挨妈妈骂了。”忽然，乌亮的眼珠子一转，他把松筋膏伸进鞋膛里，从里往外封住了



那只破洞。他举起鞋子，得意地说：“嘿，这办法不错。”

姜炳英一见，笑出声来。孙宗明拍着巴掌：“妙极了！”孩子们嘻嘻哈哈地欣赏着姜炳华的新“发明”，输球的烦恼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姜炳华轻松地哼着歌，穿上另一只鞋子。

“你刚才那弧线球踢得不错。不过那是偶尔碰巧，缺乏技术基础。”

谁说话这么大的口气？

姜炳华不禁抬头细看，只见一位叔叔穿着雪白的足球鞋，下身是藏青色的毛料裤，魁梧

的身躯把蓝涤卡中山装绷得紧紧的，脸色黝黑，目光深邃，正含笑站在他面前。

姜炳华心里纳闷：他是什么人呢？

姜炳英听到有人竟敢当众贬低哥哥的球艺，脸上立刻露出明显的敌意。

“什么？碰巧踢上的？”孙宗明上下打量着这个穿中山装的人，转身说，“炳华，再踢一只弧线球让他开开眼。”

姜炳华一直琢磨着这个面带笑容的陌生人，听孙宗明这样说，也不考虑，叫道：“球门。”

门将朱小虎应声站到两堆砖头中间，摆出扑球的架势。孙宗明和其他队员成八字形散立在球门两旁，都想再欣赏一下队长的拿手球。姜炳英把足球放在球门前八米远的地面上，故意示威似的从中年人面前走过，还瞪了一眼，意思说：你睁大眼睛看着。

中年人双手反剪在背后，含笑不语。

姜炳华瞄瞄球门，深沉地吸口气，很有弹性地助跑几步，飞起左脚，球窜出界外。他心里十分懊丧。

姜炳英盯着哥哥起脚踢球的动作，右脚不由自主地一提，随即拍着屁股：“唉。”

孙宗明摆着手：“不算，不算，这是试试脚头，下面正式表演。”

姜炳英跳起接住朱小虎扔来的足球，又放在刚才的位置上。他顺手拣起地上的几粒小石子，好象是它们妨碍了哥哥的技艺。

孙宗明紧张地注视着姜炳华的一举一动，口中念叨着：

“千万不能再出洋相啊！”

朱小虎已经打定主意：只要球射中大门，就象征性的扑一下，装出很难接的样子，让球通过。

姜炳华渴望一脚中的，挽回面子，狠狠地又发了一脚。

姜炳英随着哥哥的踢球动作，脚又一提，好象在助哥哥一脚之力。他见球又朝界外飞去，不禁失望地闭上了眼睛。

队员们心里都明白了：那中年人说得对，姜炳华场上那一球确是偶然踢出来的。

姜炳华十分尴尬。那中年人走近几步，宽慰他说：“没关系，失脚是常有的事。经过有计划的严格训练，你会踢好的。”

孙宗明不服气地说：“动动嘴唇谁不会？你会踢弧线球吗？我看你连碰巧也踢不上。”

中年人笑笑说：“可能是这样。”

姜炳华突然提出挑战：“你敢和我比吗？”

中年人很感兴趣地说：“怎么个比法？”

“一对一，射门记分。”

“好，愿意领教。”

孙宗明掏出哨子，毛遂自荐：“我做裁判。”

姜炳华把球带到禁区外，左脚踏球：“准备好了吗？”他想先发制人，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中年人毫不在乎地说：“来吧。”

姜炳华如猛虎下山，气势汹汹地带球进攻了。

就在这人民广场的水泥地上，一个年近五十的大人，同一个小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开始了饶有趣味的比赛。双方